



三年级暑假结束,我转学进了一个菜场边的小学。那时的上海比现在闲多了,但家长不晓得整天在忙啥,孩子并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,都对老师一百个放心:“就当您自己孩子,该说说,该骂骂。”我爸妈很满意这个“菜小”,离家近,不用劳神接送,于是我开始无拘无束放飞人生。

由于刚从爷爷奶奶身边回上海,离沪几年,我已完全听不懂上海话。一个白净男孩成了我同桌,每次老师在台上“开”上海话,我就两眼一抹黑,赶紧捅捅他,同桌秒懂,变身同声翻译机。看他便

## 访圣托里尼

张大夫

希腊有宝岛,全岛一座山。处处有别墅,楼楼连成片。全用白石砌,远望如群帆;徜徉爱琴海,海是水上山;山是陆上海,山脚是海边。石阶825,盘道绕全山。青山倚蓝天,纤尘不沾染。忽见箭头指,将到Taxi站。定睛带笑看,心底起漪涟:有站必有车,不怕被污染?山湾转角处,无车来泊站;群驴齐注目,邀我去访山。代车驮你走,无烟空气鲜。希腊此宝岛,环保出奇幻!



朱家角古镇

古镇系列——朱家角古镇(剪纸) 李守白 作

住家附近有一家书店,不仅售书也办理借书卡,且兼营咖啡。咖啡座划分两个区域,一边可以聊天,另一边供阅读。这样的多功能经营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书店模式,类似于大型商场的shopping mall。一日,我进这家书店逛了一圈,出门时想外带一杯咖啡。抬眼看价目表,脱口道:“你们店咖啡好贵哦,比周边的咖啡价格都要高。”一位染着栗色头发的年轻女孩笑道:“是呀,我们店的咖啡有书香,老板说书香也有价。”书香有价,这话出自一位老板口中我绝对信。在老板的思维中,不仅产品有价,任何由商业模式衍生出来的物品都是有价的,譬如“书香”。窃想老板是不会同意孔乙己“偷书不算偷”的耍赖之语。

## 时尚

知真上海男人:整洁、随和、拎得清。放学后,我总在校门口卖粘纸、劲糖、香烟牌子的地摊前晃一圈,然后不是到这家跳橡皮筋,就是到那家看蚕宝宝,东游西逛,猫猫都嫌。有回还

## 菜场小学

曲玉萍

真的在路上捡了条狗,没处养,就送去有农田和大院子的本地同学家。

我的同学来自各种家庭,营业员、大学老师、钳工、回沪知青、个体户、本地农民、火箭专家、崇明岛过来干木工的……各家条件差距不大,有电视的很少,好不容易趁父母不在聚一起瞄两眼,不是在放神叨叨的蕙兰瑜伽,就是日语教学片,那时爱健身还爱自学外语的小生全上海找不着一个,电视台肯定是故意的。

没人会把学校的事带回家,全靠自己解决。我常丢三落四,忘带手帕,过不了校门口检查,就找高年级我哥的狐朋狗友借,结果这些不靠谱的也没有,他们教我把口袋掏出来,又酷又拽地在值勤小孩面前亮一下,不等多话,“嗖”的消失在校园里。

每年总有几次,大家老老实实排好队,“码子”很大的卫生褚老师神情严肃,举着根教棒在视力表上指指点点。几十年后,当英国同事说起她孩

子在学校染上了虱子,我瞬间穿越回“菜小”,戴老花镜的褚老师在我头顶,呼啦啦地翻着头发。

语文老师是我们班主任,福态十足却不怒自威,调皮男孩都怕她,我哥也曾是她学生,至今提起还脚骨发软。但我转学第一天摸底考就全班第一,总被褚老师夸,迅速提升了我去开家长会的积极性。

自然王老师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飞鸟走兽标本,每次上课都会气活现擎一个过来;有时他讲到人体知识,小屁孩们都呆呆了,又惊又怕。而数学褚老师总说自己“吃饱人参”才来教我们。她住得离“菜小”近,常带大家过去玩,全家当我们小宠物,各种投喂。

上年纪的英语吴老师每天从很远的地方,带有一头黄毛。那时她说流利外语的上海人不多,她不仅会说,还负责学校小图书馆,我几乎借遍了那儿所有的书,包括《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》。有一年伦敦西区的巨幅海报上,玛丽阿姨撑着鸢鹞太阳伞从天而降,我想起像她一样傲娇的吴老师,以及同学们。

有个女生留了好几个,个子比我们大,发育早,男生总在背后“吃吃”坏笑,她永远慢条斯理面带微笑,女王范儿;有个男生脑瘫,口齿不清走路摇晃,受欺负时,他拼尽全力也要一字一句据理力争;还有个同学的姐姐忽然查出绝症,老师号召大家捐款,那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。有一回,老师让我帮助一个上课爱发呆的女同学,我真不知道怎么办,因为我也常神游天外;没多久她悄悄跟我告别,说爸妈离婚,她要转学走了。

我们菜场小学迄今没出过一个有名校友,校庆时也没人着急,因为老师说,我们的特色是“窗明几净”“有花园”,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作贡献。后来看尼古拉斯·克里斯托弗的书,发现他也“菜小”毕业,该见识的学校里都见识了,从此人生再没多大的事。

十年前,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成立了一个“播音主持业务指导委员会”,他们十年磨一剑,到今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一套的《播音员主持人语言文字规范手册》,三本分别是“分类篇”“语音篇”和“文字语法篇”。或许是被书名中的“播音员”和“主持人”几个字吓着了,一般读者不大敢问津,影响还不够大。其实,在我看来,大凡教师(尤其是语文老师)、宣传干部、朗读爱好者,乃至大中小生,读这套书都不难,而且都会有所收获。这里,我先就“分类篇”给大家作一个介绍和推荐。

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跟人家交流表达,有的甚至还要面对大庭广众发言或朗读,读不准字音常常是一种烦恼。是啊,咱们的母语浩瀚且悠久,谁能保证每个字音都能读准呢?这就必须借助工具书,要查字典和一些小册子。但有些字词无从查起,就是查到了,也不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,譬如,知道了“转”有两个读音,但联系到“转向”这个词究竟该读哪个音呢?又要费琢磨了。

如今,这本书引导我们,找到了一个方法,就是分类。它把众多难以读准的字词分门别类,列出了17项,你可按照各项类别的提醒,



姓胡的人,最常自我介绍:“敝姓胡,古月,胡。”而古月在台湾是一位女诗人,她本名胡玉衡,顾名思义,大概因为她姓胡。她曾担任过创世纪诗社社长,在2020年更荣获世界诗人大会颁赠桂冠诗人奖。

今年9月13日,古月在纪州庵为她的两本新诗集《夜向你撒了谎》和《燃烧的月亮》举办了一场发布会。当日台风刚过,虽是疾风骤雨,但现场座无虚席,故人新知齐聚一堂,足见古月新诗的魅力。古月还填过歌词,昔年甄妮唱的《唤山山不走过来》和《待月草》便是古月所填。

我想不起来,是什么时候认识古月的?只知在创世纪60周年纪念会后,我们越发熟络,巧的是那天的纪念活动也在纪州庵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 文坛客厅

叶国威

举行。我平日遇尊长学人多称老师,唯独古月,我不知怎的竟亲切地叫她古月姨,而这声“姨”就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古月姨诗情真挚婉约柔美,诗如人、人如诗,她出得厅堂更入得厨房,做得一手好菜,又非常好客,这不管在艺坛还是在文学圈,是没有人不知道的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北,不知多少当代艺术家都曾到李家的座上贵宾,因为古月姨的先生就是著名的金门籍艺术家李锡奇先生。

封德屏曾说她第一次到李家吃饭,便是尉天骢先生拉她一起去的:“走,我们去李锡奇家吃饭。”当时封德屏有点尴尬,因为她没有被邀请,然而尉先生却说:“那有什么关系,我们大家都常这样,临时拉着朋友一起去的。”就这样,封德屏第一次到李家蹭了一顿饭。当然我也到古月姨家蹭过饭。因有一回古月姨邀请自高雄来

有效的分类指导——推荐一本有关语音规范的好书 过传忠

根据字词的出处、意思、用途等等,到有关类别里去查询,这就比捧着一本大词典省事多了。

17类不是绝对的,只是大体的归并。譬如,有些字虽常用但常读错,如“辍学”“肄业”“妊娠”“噱头”且都会有所收获。这里,我先就“分类篇”给大家作一个介绍和推荐。

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跟人家交流表达,有的甚至还要面对大庭广众发言或朗读,读不准字音常常是一种烦恼。是啊,咱们的母语浩瀚且悠久,谁能保证每个字音都能读准呢?这就必须借助工具书,要查字典和一些小册子。但有些字词无从查起,就是查到了,也不能解决你的具体问题,譬如,知道了“转”有两个读音,但联系到“转向”这个词究竟该读哪个音呢?又要费琢磨了。

如今,这本书引导我们,找到了一个方法,就是分类。它把众多难以读准的字词分门别类,列出了17项,你可按照各项类别的提醒,

实也是文坛的另一个聚落,尉家也常高朋满座,像陈映真、黄春明便是他家的常客。尉先生说过:“有时也会碰到让人窘迫的突发状况……”有一次他家突然来了一大群客人,他太太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,把她母亲给自己的戒指偷偷地塞到尉先生的手里,让他去典当换现金回来买菜。在那个时代虽然物资不丰,可是朋友永远真诚相待,以文会友。

人人都说尉师母很会烧菜,可惜我认识尉先生时,尉师母已逝世多年。我到尉府与先生聊天后,也只得到附近的叙缘小馆吃饭了。

一天不幸消息传来,尉先生因车祸得长期住院治疗,那时我便常去医院探望。一次巧遇黄春明的太太和大儿子前来探望尉先生,黄春明没来,因为他也生病了。那天尉先生正以书法方式做手部复健,我帮忙拉纸,先生写了“寻常事也”,题款“大鱼”与他这位老友互勉。

有两两大类是人们常常接触的,一是“多音字”,一是成语,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还有地名,如“颍桥”“八棱头”,姓氏如“元”“澹台”……又是两个专门的类别,单独列出,大为方便。

最有特色的是,书中将现代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日益提高的“医学医药名称”“动植物名称”这些方面的用字也归了类,如“肌腱”“眼睑”“龇斯”“鼯头”,是很有用的。而对于汉语数字和阿拉伯数字(63%~68%)以及一些军事装备(如“图一22M3”“逆火轰炸机”)的读法也归成了类别,更是很有创意的。

书中例词例句来自生活,有的还颇有趣,如区分多音字的“你把茶壶把摔坏了,以后使用就没把柄了”。在对例子的分析也很有特点,如指出“转”读“zhuǎn”时是一种折线运动,而读“zhuàn”时则是圆周运动,就能简明扼要,一语中的。这样,“晕头转向”和“随机转向”两个读音就区分了。至于它还有一个读音“zhuān”,只用在“译文”一词,显示有学问,则是一个特例了。

顺便说一下,这套书的顾问是陈醇老师,主编是李蓓蓓(方舟)和卢智,他们都是资深的播音工作者,长期的实践和积累,结晶而成这样有用的工具书,是难能可贵的。

台北的钟玲吃饭,她知我们也认识,便邀我前去陪席,那时还有陈义芝、须文蔚及古月姨的闺蜜,一共十人。古月姨和她的佣人忙进忙出,煮了七八道菜,其中必然有的是她一道拿手好菜“红烧狮子头”。在古月姨家有好菜,必然有好酒,金门高粱一定是斟满,干杯,再斟满。在台北文坛客厅中,我算是赴上古月姨这一家。

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台北,艺文圈流行拉着朋友去“文坛客厅”蹭饭。像林海音先生,她非常好客,别人都说她家客厅就是“半个台湾文坛”。余光中先生去香港教书回到台北,他说:“好像到了夏府,才像回到台湾、向文坛报了到。”隐地先生也说林先生请客一向都在她家,而被邀的朋友,因为知道林先生好客,常会主动多请求同带一两朋友,而林先生总是“好的好的”,来者都不拒。

尉天骢先生的家,其

后来痲弦自加拿大回中国台北,夜里不小心在饭店跌了一下。第二天,我开车载痲弦的女儿小豆,陪痲弦到医院检查,幸无大碍。我告诉痲弦,尉先生就在附近医院疗养,大家便前去探望。他们多年不见,万万想不到会在此地重逢。在临别时,他们彼此握着对方的手互相叮嘱,一个说不要老是太忙,要多休息;一个说不要无事到处乱跑,在家或学校走走路就好。当痲弦站起来真要离开时,尉先生非常不舍,眼角滑下眼泪。痲弦便再去紧紧握着尉先生的手,尉先生看着小豆说:“我有一个法西斯的儿子,你也要当个法西斯的女儿,把爸爸管紧一点,不要他太累。”

## 七夕会

要一本书,我便说散步的时候带给她。那天晚饭后,约在她家小区门口会面。当我把书交给她时,她立会将手上的礼品盒塞给我,说一点小零食给你写文章的时候解解闷。这情景像煞迅速完成了礼品互赠“仪式”,令我哑然失笑。她送的礼品我目测价格不菲,又不好意思推却,便邀她去附近的咖啡馆坐坐。她说啥要消费,我带你去一个不花钱的地方茄山河。不远处就有一个街心花园,她似乎是有备而来,从口袋里拿出抹布,将椅子擦拭一遍,然后又掏出饮料,一人一瓶,笑呵呵地说道:“这里多好,座位、花香、空气都是免费的,享受公益和自然,何乐不为?”

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,我们坐在花前月下,细嗅暗香,聊天,小啜饮料,还捧着各自的“礼物”,这是许久都没有过的幸福感……



## 书香有价

周珂银

当年,有位朋友出版了一本书,有不少多余的,送到我们编辑部,说你们这里有客流,愿买的买,愿拿的拿,家里地方小,放不下。朋友很聪明,书放在我们这里确实能跑量。我发现,凡是做生意的人,他们拿书不白拿,都是购买的,而且他们认为拿了书不付钱是不应该的。我不想把他们抬高到对文敬化的境界,但是他们总从做成的一件事上,看到投入的成本以及有形和隐形的价值,这或许与他们的创业经历有关,他们在认可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认可别人创造的成果,懂得其中的甘苦。与他们频繁接触,让我对价值感的认识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那时,我想当

然地认为,今后如果我出书,不会随便送人,也是要出售的。

去年我将自己历年发表在各报刊的文章集结,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情感扶手》,突然发现已经没了当年的底气。时下,手机阅读已成为普遍现象,况且信息量大,选择面广,自己既不是名人亦非网红,一名普通的写作者,凭什么让人家买你的书?由于书中有当年一些老板的故事,得知我出书,他们又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批量的书。但凡是向我要书的朋友和读者,即使提出买书,我也是相赠的,并且从心底里感激他们愿意将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我的文字中。然而我也得到了他们“礼尚往来”的回赠,有赠送小礼物的,有邀我喝茶的,想来书香在他们心目中也是有价的。

朋友小金,我散步时经常会路过她居住的小区。她提出